

資質通鑑



資治通鑑卷第八十八

端巖學養韓積讀王顯奏議奏集賢館脩撰權筆寫御臺程國河郡國僉邑王高靈書肆

夏鑿金袋鳥馬奉

勅編集

晉紀十

起玄默 浞灘盡昭 陽作鹽 凡二年

孝懷皇帝下

永嘉六年春正月漢呼延后卒謚曰武元 漢鎮北將

軍靳冲平北將軍卜珣寇并州辛未圍晉陽 甲戌漢

主聰以司空王育尚書令任顓女為左右昭儀中軍大

將軍王彰中書監范隆左僕射馬景女皆為夫人右僕

射朱紀女為貴妃皆金印紫綬聰將納太保劉劭女太

弟義固諫聰以問太宰延年大傅景皆曰太保自云劉

康公之後與陛下殊源納之何害聰悅拜勃二女英娥
爲左右貴嬪位在昭儀上又納勃女孫四人皆爲貴人
位次貴妃於是六劉之寵傾後宮聰希復出外事皆中
黃門奏決 故新野王歆牙門將胡亢聚衆於竟陵自
號楚公寇掠荆土以歆南蠻司馬新野杜曾爲竟陵太
守曾勇冠三軍能被甲游於水中 二月壬子朔日有
食之 石勒築壘於葛陂課農造舟將攻建業琅邪王
睿大集江南之衆於壽春以鎮東長史紀瞻爲揚威將
軍都督諸軍以討之會大雨三月不止勒軍中飢疫死
者大半聞晉軍將至集將佐議之右長史刁膺請先送
款於睿求掃平河朔以自贖俟其軍退徐更圖之勒愀

然長嘯中堅將軍夔安請就高避水勒曰將軍何怯邪
孔叢等三十餘將請各將兵分道夜攻壽春斬吳將頭
據其城食其粟要以今年破丹揚定江南勒笑曰是勇
將之計也各賜鎧馬一疋顧謂張賓曰於君意何如賓
曰將軍攻陷京師囚執天子殺害王公妻略妃主擢將
軍之髮不足以數將軍之罪柰何復相臣奉乎去年旣
殺王彌不當來此今天降霖雨於數百里中示將軍不
應留此也鄴有三臺之固西接平陽山河四塞宜北徙
據之以經營河北河北旣定天下無處將軍之右者矣
晉之保壽春畏將軍往攻之耳彼聞吾去喜於自全何
暇追龍襄吾後為吾不利邪將軍宜使輜重從北道先發

將軍引大兵向壽春輜重既遠大兵徐還何憂進退無地乎勒攘袂鼓髯曰張君計是也責刁膺曰君既相輔佐當共成大功柰何遽勸孤降此策應斬然素知君怯特相宥耳於是黜膺爲將軍擢賓爲右長史號曰右侯勒引兵發葛陂遣石虎帥騎二千向壽春遇晉運船虎將士爭取之爲紀瞻所敗瞻追奔百里前及勒軍勒結陳待之瞻不敢擊退還壽春漢主聰封帝爲會稽郡公加儀同三司聰從容謂帝曰卿昔爲豫章王朕與王武子造卿武子稱朕於卿卿言聞其名久矣贈朕拓弓銀研卿頗記否帝曰臣安敢忘之但恨爾日不早識龍顏聰曰卿家骨肉何相殘如此帝曰大漢將應天受命

故為陛下自相驅除此殆天意非人事也且臣家若能
奉武皇帝之業九族敦睦陛下何由得之聰喜以小劉
貴人妻帝曰此名公之孫也卿善遇之代公猗盧遣
兵救晉陽三月乙未漢兵敗走卜珣之卒先奔斬冲擅
收珣斬之聰大怒遣使持節斬冲聰納其舅子輔漢
將軍張寔二女徽光麗光為貴人太后張氏之意也

涼州主簿馬勳說張軌宜命將出師翼戴帝室軌從之
馳檄關中共尊輔秦王且言今遣前鋒督護宋配帥步
騎二萬徑趨長安西中郎將寔帥中軍三萬武威太守
張璠帥胡騎二萬絡驛繼發夏四月丙寅征南將軍
山簡卒漢主聰封其子敷為渤海王驥為濟南王鸞

爲燕王鴻爲楚王勳爲齊王權爲秦王操爲魏王持爲
趙王 聰以魚蟹不供斬左都水使者襄陵王攄作温
明徽光二殿未成斬將作大匠望都公靳陵觀漁於汾
水昏夜不歸中軍大將軍王彰諫曰比觀陛下所爲臣
實痛心疾首今愚民歸漢之志未專思晉之心猶盛劉
琨咫尺刺客縱橫帝王輕出一夫敵耳願陛下改往修
來則億兆幸甚聰大怒命斬之王夫人叩頭乞哀乃囚
之太后張氏以聰刑罰過差三日不食太弟義單于粲
輿攬切諫聰怒曰吾豈桀紂而汝輩生來哭人太宰延
年太保勢等公卿列侯百餘人皆免冠涕泣曰陛下功
高德厚曠世少比往也唐虞今則陛下而頃來以小

不供亟斬王公直言迂百遽囚大將此臣等竊所未解
故相與憂之忘寢與食聰慨然曰朕昨大醉非其本心
微公等言之朕不聞過各賜帛百匹使侍中持節赦彰
曰先帝賴君如左右手君著勲再世朕敢忘之此段之
過希君蕩然君能盡懷憂國朕所望也今進君驃騎將
軍定襄郡公後有不逮幸數匡之 王彌旣死漢安北

將軍趙固平北將軍王桑恐爲石勒所并欲引兵歸平
陽軍中之糧士卒相食乃自碣磽津西渡攻掠河北郡
縣劉琨以其兄子演爲魏郡太守鎮鄴固桑恐演邀之
遣長史臨深爲質於琨琨以固爲雍州刺史桑爲豫州
刺史 賈疋等圍長安數月漢中山王曜連戰皆敗驅

掠士女八萬餘口奔于平陽秦王業自雍入于長安五月漢主聰貶曜為龍驤大將軍行大司馬聰使河內王粲攻傳祗於三渚右將軍劉參攻郭默於懷會祗病薨城陷粲遷祗子孫并其士民二萬餘戶于平陽 六
月漢主聰欲立貴嬪劉英為皇后張太后欲立貴人張徽光聰不得已許之英尋卒 漢大昌文獻公劉劭卒劭為相不犯顏忤旨然因事進規補益甚多漢主聰每與羣臣議政事劭無所是非羣臣出劭獨留為聰敷暢條理商榷事宜聰未嘗不從之劭常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況萬乘乎夫幾諫之功無異犯顏但不彰君之過所以為優耳官至侍中太保

錄尚書賜劔履上殿入朝不趨乘輿入殿然躬在公卿
間常恂恂有卑讓之色故能處驕暴之國保其富貴不
失令名以壽考自終 漢主聰以河間王易爲車騎將
軍彭城王翼爲衛將軍並典兵宿衛高平王悝爲征南
將軍鎮離石濟南王驥爲征西將軍築西平城以居之
魏王操爲征東將軍鎮蒲子 趙固王桑自懷求迎於
漢漢主聰遣鎮遠將軍梁伏疵將兵迎之未至長史臨
深將軍牟穆帥衆一萬叛歸劉演固隨疵而西桑引其
衆東奔青州固遣兵追殺之於曲梁桑將張鳳帥其餘
衆歸演聰以固爲荊州刺史領河南太守鎮洛陽 石
勒自葛陂北行所過皆堅壁清野虜掠無所獲軍中飢

甚士卒相食至東燕聞汲郡向冰聚衆數千壁枋頭勒
將濟河恐冰邀之張賓曰聞冰船盡在瀆中未上空遣
輕兵間道襲取以濟大軍大軍旣濟冰必可擒也秋七
月勒使支雄孔萇自文石津縛筏潛渡取其船勒引兵
自棘津濟河擊冰大破之盡得其資儲軍勢復振遂長
驅至藪劉演保三臺以自固臨深牟穆等復帥其衆降
於勒諸將欲攻三臺張賓曰演雖弱衆猶數千三臺險
固攻之未易猝拔捨而去之彼將自潰方今王彭祖劉
越石公之大敵也宜先取之演不足顧也且天下饑亂
明公雖擁大兵遊行羈旅人無定志非所以保萬全制
四方也不若擇便地而據之廣聚糧儲西稟平陽以圍

幽并此霸王之業也邯鄲襄國形勝之地請擇一而都之勒曰右侯之計是也遂進據襄國賓復言於勒曰今吾居此彭祖越石所深忌也恐城塹未固資儲未廣二寇交至宜亟收野穀且遣使至平陽具陳鎮此之意勒從之分命諸將攻冀州郡縣壁壘多降運其穀以輸襄國且表於漢主聰聰以勒為都督冀幽并營四州諸軍事冀州牧進封上黨公

劉琨移檄州郡期以十月會

平陽擊漢琨素奢豪喜聲色河南徐潤以音律得幸於琨琨以為晉陽令潤驕恣干預政事護軍令狐盛數以為言且勸琨殺之琨不從潤譖盛於琨琨收盛殺之琨母曰汝不能駕御豪傑以恢遠略而專除勝己禍必及

我盛子泥奔漢具言虛實漢主聰大喜遣河內王粲中山王曜將兵寇并州以令狐泥為鄉導琨聞之東出收兵於常山及中山使其將郝詵張喬將兵拒粲且遣使求救於代公猗盧詵喬俱敗死粲曜乘虛襲晉陽太原太守高喬并州別駕郝聿以晉陽降漢八月庚戌琨還救晉陽不及帥左右數十騎奔常山辛亥粲曜入晉陽壬子令狐泥殺琨父母粲曜送尚書盧志侍中許遐太子右衛率崔瑋于平陽聰復以曜為車騎大將軍以前將軍劉豐為并州刺史鎮晉陽九月聰以盧志為太弟太師崔瑋為太傅許遐為太保高喬令狐泥皆為武衛將軍己卯漢衛尉梁艾奔長安辛巳賈疋等奉秦王

業爲皇太子建行臺於長安登壇告類建宗廟社稷大赦以閭鼎爲太子詹事摠攝百揆加賈疋征西大將軍以秦州刺史南陽王保爲大司馬命司空荀藩督攝遠近光祿大夫荀組領司隸校尉行豫州刺史與藩共保開封 秦州刺史裴苞據險以拒涼州兵張寔宋配等擊破之苞奔柔凶塢 冬十月漢主聰封其子恒爲代

王逞爲吳王朗爲潁川王皐爲零陵王旭爲丹楊王京爲蜀王坦爲九江王晃爲臨川王以王育爲大保王彰爲太尉任顓爲司徒馬昱爲司空朱紀爲尚書令范隆爲左僕射呼延晏爲右僕射 代公猗盧遣其子六脩及兒子普根將軍衛雄范班箕澹帥衆數萬爲前鋒以攻

晉陽猗盧自帥衆二十萬繼之劉琨收散卒數千爲之
鄉導六脩與漢中山王曜戰於汾東曜兵敗墜馬中七
創討虜將軍傅虎以馬授曜曜不受曰卿當乘以自免
吾創已重自分死此虎泣曰虎蒙大王識拔至此常思
効命今其時矣且漢室初基天下可無虎不可無大王
也乃扶曜上馬驅令渡汾自還戰死曜入晉陽夜與大
將軍粲鎮北大將軍豐掠晉陽之民踰蒙山而歸十一
月猗盧追之戰於藍谷漢兵大敗擒劉豐斬邢延等三千
餘級伏尸數百里猗盧因大獵壽陽山陳閱皮肉山爲
之赤劉琨自營門步入拜謝固請進軍猗盧曰吾不早
來致卿父母見害誠以相愧今卿已復州境吾遠來士

馬疲弊且待後舉劉聰未可滅也遺琨馬牛羊各千餘
疋車百乘而還留其將箕澹段繁等戍晉陽琨徙居陽
曲招集亡散盧諶為劉粲參軍亡歸琨漢人殺其父志
及弟謚誥贈傅虎幽州刺史 十二月漢主聰立皇后
張氏以其父寔為左光祿大夫 彭仲蕩之子天護帥

群胡攻賈疋天護陽不勝而走疋追之夜墜澗中天護
執而殺之漢以天護為涼州刺史眾推始平太守麴允
領雍州刺史閻鼎與京兆太守梁綜爭權鼎遂殺綜麴
允與撫夷護軍索綝馮翊太守梁肅合兵攻鼎鼎出奔
雍為氏竇首所殺 廣平游綸張豺擁眾數萬據苑鄉
受王浚假署石勒遣夔安支雄等七將攻之破其外壘

浚遣督護王昌帥諸軍及遼西公段疾陸眷疾陸眷弟
匹磾文鴛從弟末柰部衆五萬攻勒於襄國疾陸眷屯
于渚陽勒遣諸將出戰皆爲疾陸眷所敗疾陸眷大造
攻具將攻城勒衆甚懼勒召將佐謀之曰今城塹未固
糧儲不多彼衆我寡外無救援吾欲悉衆與之決戰何
如諸將皆曰不如堅守以疲敵待其退而擊之張寶孔
萇曰鮮卑之種段氏最爲勇悍而末柰尤甚其銳卒皆
在末柰所今聞疾陸眷刻日攻北城其大衆遠來戰鬪
連日謂我孤弱不敢出戰意必懈惰空且勿出示之以
怯鑿北城爲突門二十餘道俟其來至列守未定出其
不意直衝末柰帳彼必震駭不暇爲計破之必矣末柰

敗則其餘不攻而潰矣勒從之密爲突門旣而疾陸眷
攻北城勒登城望之見其將士或釋仗而寢乃命孔萇
督銳卒自突門出擊之城上鼓譟以助其勢萇攻末杯
帳不能克而退末杯逐之入其壘門爲勒衆所獲疾陸
眷等軍皆退走萇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餘里獲鎧馬五
千匹疾陸眷收其餘衆還屯渚陽勒質末杯遣使求和
於疾陸眷疾陸眷許之文鴛諫曰今以末杯一人之故
而縱垂亡之虜得無爲王欽祖所怨招後患乎疾陸眷
不從復以鎧馬金銀賂勒且以末杯三弟爲質而請末
杯諸將皆勸勒殺末杯勒曰遼西鮮卑健國也與我素
無仇讎爲王浚所使耳今殺一人而結一國之怨非計

也歸之必深德我不復為浚用矣乃厚以金帛報之遣石虎與疾陸眷盟于渚陽結為兄弟疾陸眷引歸王昌等不能獨留亦引兵還薊勒召末杯與之燕飲誓為父子遣還遼西末杯在塗日南嚮而拜者三由是段氏專心附勒王浚之勢遂衰游綸張豺請降於勒勒攻信都殺冀州刺史王象浚復以邵舉行冀州刺史保信都

是歲大疫王澄少與兄衍名冠海內劉琨謂澄曰卿形雖散朗而內實動俠以此處世難得其死及在荊州悅成都內史王機謂為己亞使之內綜心膂外為爪牙澄屢為杜弼所敗望實俱損猶傲然自得無憂懼之意但與機日夜縱酒博弈由是上下離心南平太守應詹

屢諫不聽澄自出軍擊杜弼軍于作塘故山簡參軍王
冲擁衆迎應詹爲刺史詹以冲無賴棄之還南平冲乃
自稱刺史澄懼使其將杜蕤守江陵徙治尋陵尋又奔
沓中別駕郭舒諫曰使君臨州雖無異政然一州人心
所繫今西收華容之兵足以擒此小醜柰何自棄遽爲
奔亡乎澄不從欲將舒東下舒曰舒爲萬里紀綱不能
匡正令使君奔亡誠不忍渡江乃留屯沌口琅邪王睿
聞之召澄爲軍諮祭酒以軍諮祭酒周顛代之澄乃赴
召顛始至州建平流民傅密等叛迎杜弼弼別將王直襲
沔陽顛狼狽失據征討都督王敦遣武昌太守陶侃尋
陽太守周訪歷陽內史甘卓共擊弼敦進屯豫章爲諸

軍繼援王澄過詣敦自以名聲素出敦右猶以舊意侮
敦敦怒誣其與杜弼通信遣壯士搃殺之王機聞澄死
懼禍以其父毅兄矩皆嘗爲廣州刺史就敦求廣州敦
不許會廣州將溫邵等叛刺史郭訥迎機爲刺史機遂
將奴客門生千餘人入廣州訥遣兵拒之將士皆機父
兄時部曲不戰迎降訥乃避位以州授之 王如軍中
飢乏官軍討之其黨多降如計窮遂降於王敦 鎮東
軍司顧榮前太子洗馬衛玠皆卒玠瓘之孫也美風神
善清談常以爲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
遣故終身不見喜愠之色江陽太守張啓殺行益州刺
史王異而代之啓翼之孫也尋病卒三府文武共表涪

陵太守向沈行西夷校尉南保涪陵 南安赤亭羌姚
弋仲東徙榆眉戎夏襁負隨之者數萬自稱護羌校尉
雍州刺史扶風公

孝愍皇帝上

建興元年春正月丁丑朔漢主聰宴群臣於光極殿使
懷帝著青衣行酒庾珉王雋等不勝悲憤因號哭聰惡
之有告珉等謀以平陽應劉琨者二月丁未聰殺珉雋
等故晉臣十餘人懷帝亦遇害大赦復以會稽劉夫人
為貴人 荀崧曰懷帝天安清劭少著英猷若遇承
平足為守文佳主而繼惠帝擾亂之後東海專政故無
幽厲之釁而有流亡之禍矣 乙亥漢太后張氏卒

謚曰光獻張后不勝哀丁丑亦卒謚曰武孝 已卯漢

定襄忠穆公王彰卒 三月漢主聰立貴嬪劉娥爲皇

后爲之起鷄儀殿廷尉陳元達切諫以爲天生民而樹

之君使司牧之非以兆民之命窮一人之欲也晉氏失

德大漢受之蒼生引領庶幾息肩是以光文皇帝身衣

大布居無重茵后妃不衣錦綺乘輿馬不食粟愛民故

也陛下踐阼以來已作殿觀四十餘所加之軍旅數興

餽運不息饑饉疾疫死亡相繼而益思營繕豈爲民父

母之意乎今有晉遺類西據關中南擅江表李雄奄有

巴蜀王浚劉琨窺窬肘腋石勒曹嶷真冀漸踈陛下釋

此不憂乃更爲中宮作殿豈目前之所急乎昔太宗居

治安之世粟帛流衍猶愛百金之費息露臺之役陛下承荒亂之餘所有之地不過太宗之二郡戰守之備非特匈奴南越而已而宮室之侈乃至於此臣所以不敢不冒死而言也聰大怒曰朕爲天子營一殿何問汝鼠子乎乃敢妄言沮衆不殺此鼠子朕殿不成命左右曳出斬之并其妻子同梟首東市使羣鼠共穴時聰在道遙園李中堂元達先鎖署而入即以鎖鎖堂下樹呼曰臣所言者社稷之計而陛下殺臣朱雲有言臣得與龍逢比干遊足矣左右曳之不能動大司徒任顓光祿大夫朱紀范隆驃騎大將軍河閒王易等叩頭出血曰元達爲先帝所知受命之初即引置門下盡忠竭慮知無

不言臣等竊祿偷安每見之未嘗不發愧今所言雖狂
直願陛下容之因諫諍而斬列卿其如後世何聰默然
劉后聞之密敕左右停刑手疏上言今宮室已備無煩
更營四海未壹安愛民力廷尉之言社稷之福也陛下
宜加封賞而更誅之四海謂陛下何如哉夫忠臣進諫
者固不顧其身也而人主拒諫者亦不顧其身也陛下
爲妾營殿而殺諫臣使忠良結舌者由妾遠近怨怒者
由妾公私困弊者由妾社稷阽危者由妾天下之罪皆
萃於妾妾何以當之妾觀自古敗國喪家未始不由婦
人心常疾之不意今日身自爲之使後世視妾由妾之
視昔人也妾誠無面目復奉巾櫛願賜死此堂以塞陛

下之過聰覽之變色任顓等叩頭流涕不已聰徐曰朕
比年已來微得風疾喜怒過差不復自制元達忠臣也
朕未之察諸公乃能破首明之誠得輔弼之義也朕愧
戢于心何敢忘之命顓等冠履就坐引元達上以劉氏
表示之曰外輔如公內輔如后朕復何憂賜顓等穀帛
各有差更命逍遙園曰納賢園李中堂曰愧賢堂聰謂
元達曰卿當畏朕而反使朕畏卿邪西夷校尉向沈
卒衆推汶山太守蘭維爲西夷校尉維帥吏民北出欲
向巴東成將李恭費黑邀擊獲之夏四月丙午懷帝
凶問至長安皇太子舉哀因加元服壬申即皇帝位大
赦改元以衛將軍梁芬爲司徒雍州刺史麴允爲尚書

左僕射錄尚書事京兆太守索綝為尚書右僕射領吏部京兆尹是時長安城中戶不盈百萬棘成林公私有車四乘百官無章服印綬唯桑版署號而已尋以索綝為衛將軍領太尉軍國之事悉以委之漢中山王曜

司隸校尉喬智明寇長安平西將軍趙滌帥眾赴之詔麴允屯黃白城以拒之石勒使石虎攻鄴鄴潰劉演

奔廩丘三臺流民皆降於勒勒以桃豹為魏郡太守以

撫之久之以石虎代豹鎮鄴初劉琨用陳留太守焦求

為兖州刺史荀藩又用李述為兖州刺史述欲攻求琨

召求還及鄴城失守琨復以劉演為兖州刺史鎮廩丘

前中書侍郎郝鑿少以清節著名帥高平千餘家避亂

保嶧山琅邪王睿就用鑿為兗州刺史鎮鄒山三人各
屯一郡兗州吏民莫知所從 琅邪王睿以前廬江內
史華譚為軍諮祭酒譚嘗在壽春依周馥睿謂譚曰周
祖宣何故反譚曰周馥雖死天下尚有直言之士馥見
寇賊滋蔓欲移都以紓國難執政不悅興兵討之馥死
未踰時而洛都淪沒若謂之反不亦誣乎睿曰馥位為
征鎮握彊兵召之不入危而不持亦天下之罪人也譚
曰然危而不持當與天下共受其責非但馥也睿參佐
多避事自逸錄事參軍陳頤言於睿曰洛中承平之時
朝士以小心恭恪為凡俗以偃蹇倨肆為優雅流風相
染以至敗國今僚屬皆承西臺餘弊養望自高是前車

已覆而後車又將尋之也請自今臨使稱疾者皆免官
睿不從三王之誅趙王倫也制已亥格以賞功自是循
而用之額上言昔趙王篡逆惠皇失位三王起兵討之
故厚賞以懷嚮義之心今功無大小皆以格斷乃至金
紫佩士卒之身符策委僕隸之門非所以重名器正紀
綱也請一切停之額出於寒微數爲正論府中多惡之
出額爲譙郡太守 吳興太守周玘宗族彊盛琅邪王
睿頗疑憚之睿左右用事者多中州亡官失守之士駕
御吳人吳人頗怨玘自以失職又爲刁協所輕恥恚愈
甚乃陰與其黨謀誅執政以諸南士代之事泄玘憂憤
而卒將死謂其子勰曰殺我者諸儉子也能復之乃吾

子也 石勒攻李暉於上白斬之王浚復以薄盛爲青
州刺史 王浚使棗嵩督諸軍屯易水召段疾陸眷欲
與之共擊石勒疾陸眷不至浚怒以重幣賂拓拔猗盧
并檄慕容皝等共討疾陸眷猗盧遣右賢王六脩將兵
會之爲疾陸眷所敗皝遣慕容翰攻段氏取徒河新城
至陽樂聞六脩敗而還翰因留鎮徒河壁青山初中國
士民避亂者多比依王浚浚不能存撫又政灑不立士
民往往復去之段氏兄弟專尚武勇不禮士大夫唯慕
容皝政事脩明愛重人物故士民多歸之皝舉其英俊
隨才授任以河東裴嶷北平陽耽廬江黃泓代郡魯昌
爲謀主廣平游邃北海逢羨北平西方虔西河宋奭及

封抽裴開為股肱平原宋該安定皇甫岌岌弟真蘭陵
繆愷昌黎劉斌及封弈封裕典機要裕抽之子也裴嶷
清方有幹略為昌黎太守兄武為玄菟太守武卒嶷與
武子開以其喪歸過魍魎敬禮之及去厚加資送行及
遼西道不通嶷欲還就魍開曰鄉里在南柰何北行且
等為流寓段氏彊慕容氏弱何必去此而就彼也嶷曰
中國喪亂今往就之是相帥而入虎口也且道遠何由
可達若俟其清通又非歲月可冀今欲求託足之地豈
可不慎擇其人汝觀諸段豈有遠略且能待國士乎慕
容公修仁行義有霸王之志加以國豐民安今往從之
高可以立功名下可以庇宗族汝何疑焉開乃從之既

至虜大喜陽耽清直沈敏爲遼西太守慕容翰破段氏於陽樂獲之虜禮而用之游邃逢羨宋奭皆嘗爲昌黎太守與黃泓俱避地於薊後歸虜王浚屢以手書召邃兄暢暢欲赴之邃曰彭祖刑政不修華戎離叛以邃度之必不能久兄且磐桓以俟之暢曰彭祖忍而多疑頃者流民北來命所在追殺之今手書殷勤我稽留不往將累及卿且亂世宗族宜分以冀遺種遂從之卒與浚俱沒宋該與平原杜群劉翔先依王浚又依段氏皆以爲不足託帥諸流寓同歸於虜東夷校尉崔暕請皇甫岌爲長史卑辭說諭終莫能致虜招之岌與弟真即時俱至遼東張統據樂浪帶方二郡與高句麗王乙弗利

相攻連年不解樂浪王遵說統帥其民千餘家歸寇寇
爲之置樂浪郡以統爲太守遵參軍事王如餘黨涪
陵李運巴西王建等自襄陽將三千餘家入漢中梁州
刺史張光遣參軍晉邈將兵拒之邈受運建賂勸光納
其降光從之使居成固旣而邈見運建及其徒多珍寶
欲盡取之復說光曰運建之徒不修農事專治器仗其
意難測不如悉掩殺之不然必爲亂光又從之五月邈
將兵攻運建殺之建婿楊虎收餘衆擊光屯于厄水光
遣其子孟萇討之不克壬辰以琅邪王睿爲左丞相
大都督督陝東諸軍事南陽王保爲右丞相大都督督
陝西諸軍事詔曰今當掃除鯨鯢奉迎梓宮令幽并兩

州勒卒三十萬直造平陽右丞相空帥秦涼梁雍之師三十萬徑詣長安左丞相帥所領精兵二十萬徑造洛陽同赴大期克成元勳 漢中山王曜屯蒲坂 石勒使孔萇擊定陵殺田徽薄盛帥所部降勒山東郡縣相繼爲勒所取漢主聰以勒爲侍中征東大將軍烏桓亦叛王浚潛附於勒 六月劉琨與代公猗盧會于陘北謀擊漢秋七月琨進據藍谷倚盧遣拓跋普根屯于北屈琨遣監軍韓據自西河而南將攻西平漢主聰遣大將軍粲等拒琨驃騎將軍易等拒普根蕩晉將軍蘭陽等助守西平琨等聞之引兵還聰使諸軍仍屯所在爲進取之計 帝遣殿中都尉劉蜀詔左丞相睿以時進

軍與乘輿會除中原八月癸亥蜀至建康睿辭以方平
定江東未暇北伐以鎮東長史刁協爲丞相左長史從
事中心郎彭城劉隗爲司直邵陵內史廣陵戴邈爲軍諮
祭酒參軍丹楊張闓爲從事中心郎尚書郎潁川鍾雅爲
記室參軍譙國栢宣爲舍人豫章熊遠爲主簿會稽孔
愉爲掾劉隗雅習文史善伺候睿意故睿特親愛之熊
遠上書以爲軍興以來處事不用律令競作新意臨事
立制朝作夕改至於主者不敢任灋每輒關諮非爲政
之體也愚謂凡爲駁議者皆當引律令經傳不得直以
情言無所依準以虧舊典若開塞隨空權道制物此是
人君之所得行非臣子所宜專用也睿以時方多事不

能從初范陽祖逖少有大志與劉琨俱爲司州主簿同寢中夜聞鷄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及渡江左丞相睿以爲軍諮祭酒逖居京口糾合驍健言於睿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宗室爭權自相魚肉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土今遺民旣遭殘賊人思自奮大王誠能命將出師使如逖者統之以復中原郡國豪傑必有望風響應者矣睿素無北伐之志以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疋不給鎧仗使自召募逖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遂屯淮陰起冶鑄兵募得二千餘人而後進 胡亢性猜忌殺其驍將數

人杜曾懼潛引王冲之兵使攻亢亢悉精兵出拒之城
中空虛曾因殺亢而并其衆 周顛屯潯水城為柱弢

所困陶侃使明威將軍朱伺救之弢退保冷口侃曰弢
必步向武昌乃自徑道還郡以待之弢果來攻侃使朱
伺逆擊大破之弢遁歸長沙周顛出潯水投王敦於豫
章敦留之陶侃使參軍王貢告捷於敦敦曰若無陶侯
便失荊州矣乃表侃為荊州刺史屯沔江左丞相睿召
周顛復以為軍諮祭酒 初氏王楊茂搜之子難敵遣
養子販易於梁州私賣良人子一人張光鞭殺之難敵
怨曰使君初來大荒之後兵民之命仰我氏活氏有小
罪不能貫也及光與楊虎相攻各求救於茂搜茂搜遣

難敵救光難敵求貨於光光不與楊虎厚賂難敵且曰
流民珍貨悉在光所今伐我不如伐光難敵大喜光與
虎戰使張孟萇居前難敵繼後難敵與虎夾擊孟萇大
破之孟萇及其弟援皆死光嬰城自守九月光憤激成
疾僚屬勸光退據魏興光按劍曰吾受國重任不能討
賊今得死如登仙何謂退也聲絕而卒州人推其少子
邁領州事又與氏戰沒衆推始平太守胡子序領梁州
苟藩薨於開封 漢中山王曜趙滌攻麴允于黃白
城允累戰皆敗詔以索綝為征東大將軍將兵助允
王貢自王軌所還至竟陵矯陶侃之命以杜曾為前鋒
大都督擊王冲斬之悉降其衆侃召曾曾不至貢恐以

矯命獲罪遂與曾反擊侃冬十月侃兵大敗僅以身免
侃表侃以白衣領職侃復帥周訪等進擊杜弼大破之
侃乃奏復侃官 漢趙染謂中山王曜曰麴允帥大眾
在外長安空虛可襲也曜使染帥精騎五千襲長安庚
寅夜入外城帝奔射鴈樓染焚龍尾及諸營殺掠千餘
人辛卯旦退屯逍遙園壬辰將軍麴璽自阿城帥眾五
千救長安癸巳染引還璽追之與曜遇於零武璽兵大
敗 楊虎楊難敵急攻梁州胡子序棄城走難敵自稱
刺史 漢中山王曜恃勝而不設備十一月麴允引兵
襲之漢兵大敗殺其冠軍將軍喬智明曜引歸平陽
王浚以其父字處道自謂應當塗高之讖謀稱尊號前

勃海太守劉亮北海太守王搏司空掾高柔切諫浚皆
殺之燕國霍原志節清高屢辭徵辟浚以尊號事問之
原不荅浚誣原與羣盜通殺而梟其首於是士民駭怨
而浚矜豪日甚不親政事所任皆苛刻小人棗嵩朱碩
貪橫尤甚北州謠曰府中赫赫朱立伯十囊五囊入棗
郎調發躬煩下不堪命多叛入鮮卑從事韓咸監護柳
城盛稱慕容廆能接納士民欲以諷浚浚怒殺之浚始
者唯恃鮮卑烏桓以爲彊旣而皆叛之加以蝗旱連年
兵勢益弱石勒欲襲之未知虛實將遣使覘之參佐請
用羊祜陸抗故事致書於浚勒以問張賓賓曰浚名爲
晉臣實欲廢晉自立但患四海英雄莫之從耳其欲得

將軍猶項羽之欲得韓信也將軍威振天下今卑辭厚禮折節事之猶懼不信況爲羊陸之亢敵乎夫謀人而使人覺其情難以得志矣勒曰善十二月勒遣舍人王子春董肇多齎珍寶奉表於浚曰勒本小胡遭世饑亂流離屯厄竄命冀州竊相保聚以救性命今晉祚淪夷中原無主殿下州鄉貴望四海所宗爲帝王者非公復誰勒所以捐軀起兵誅討暴亂者正爲殿下驅除爾伏願陛下應天順人早登皇祚勒奉戴殿下如天地父母殿下察勒微心亦當視之如子也又遣棗嵩書厚賂之浚以段疾陸眷新叛士民多棄己去聞勒欲附之甚喜謂子春曰石公一時英傑據有趙魏乃欲稱藩於孤其

可信乎子春曰石將軍才力彊盛誠如聖旨但以殿下
中州貴望威行夷夏自古胡人爲輔佐名臣則有矣未
有爲帝王者也石將軍非惡帝王不爲而讓於殿下顧
以帝王自有歷數非智力之所取雖強取之必不爲天
人之所與故也項羽雖彊終爲漢有石將軍之比殿下
猶陰精之與太陽是以遠鑒前事歸身殿下此乃石將
軍之明識所以遠過於人也殿下又何怪乎浚大悅封
子春肇皆爲列侯遣使報聘以厚幣酬之游綸兄統爲
浚司馬鎮范陽遣使私附於勒勒斬其使以送浚浚雖
不罪統益信勒爲忠誠無復疑矣 是歲左丞相睿遣
世子紹鎮廣陵以丞相掾蔡謨爲參軍謨克之子也

漢中山王曜圍河南尹魏浚於石梁兖州刺史劉演河
內大守郭默遣兵救之曜分兵逆戰於河北敗之浚夜
走獲而殺之代公猗盧城盛樂以爲北都治故平城
爲南都又作新平城於灑水之陽使右賢王六脩鎮之
統領南部

資治通鑑卷第八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九

端履學兼博讀學朝散矣謙讓卷集賢殿撰權判景留御臺上柱國河郡開國侯臣王三頁
會封精懇象魚家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晉紀十一

一起闕逢闕茂盡录
兆困躬凡三年

孝愍皇帝下

建興二年春正月辛未有如日隕于地又有三日相承
出西方而東行 丁丑大赦 有流星出牽牛入紫微
光燭地墜于平陽北化為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漢
主聰惡之以問公卿陳元達以為女寵太盛亡國之徵
聰曰此陰陽之理何關人事聰后劉氏賢明聰所為不
道劉氏每規正之已丑劉氏卒謚曰武宣自是嬖寵競

進後宮無序矣 聰置丞相等七公又置輔漢等十六
大將軍各配兵二千以諸子爲之又置左右司隸各領
戶二十餘萬萬戶置一內史單于左右輔各主六夷十
萬落萬落置一都尉左右選曹尚書竝典選舉自司隸
以下六官皆位亞僕射以其子粲爲丞相領大將軍錄
尚書事進封晉王江都王延年錄尚書六條事汝陰王
景爲太師王育爲太傅任顓爲太保馬景爲大司徒朱
紀爲大司空中山王曜爲大司馬 壬辰王子春等及
王浚使者至襄國石勒匿其勁卒精甲羸師虛府以示
之北面拜使者而受書浚遺勒麈尾勒陽不敢執懸之
於壁朝夕拜之曰我不得見王公見其所賜如見公也

復遣董肇奉表于浚期以三月中旬親詣幽州奉上尊號亦脩牋于棗嵩求并州牧廣平公勒問浚之政事於王子春子春曰幽州去歲大水人不粒食浚積粟百萬不能賑贍刑政苛酷賦役殷煩忠賢內離夷狄外叛人皆知其將亡而浚意氣自若曾無懼心方更置立臺閣布列百官自謂漢高魏武不足比也勒撫几笑曰王彭祖真可擒也浚使者還薊具言石勒形勢寡弱款誠無二浚大悅益驕怠不復設備楊虎掠漢中吏民以犇成梁州人張咸等起兵逐楊難敵難敵去咸以其地歸成於是漢嘉涪陵漢中之地皆爲成有成主雄以李鳳爲梁州刺史任回爲寧州刺史李恭爲荊州刺史雄虛

己好賢隨才授任命太傅驤養民於內李鳳等招懷於
外刑政寬簡獄無滯囚興學校置史官其賦民男丁歲
穀三斛女丁半之疾病又半之戶調絹不過數丈綿數
兩事少役希民多富實新附者皆給復除是時天下大
亂而蜀獨無事年穀屢孰乃至閭門不閉路不拾遺漢
嘉夷王冲歸朱提審炤建寧興寧皆歸之巴郡嘗告急
云有晉兵雄曰吾常憂琅邪微弱遂爲石勒所滅以爲
耿耿不圖乃能舉兵使人欣然然雄朝無儀品爵位濫
溢吏無祿秩取給於民軍無部伍號令不肅此其所短
也 二月壬寅以張軌爲太尉涼州牧封西平郡公王
浚爲大司馬都督幽冀諸軍事荀組爲司空領尚書左

僕射兼司隸校尉行留臺事劉琨爲大將軍都督并州
諸軍事朝廷以張軌老病拜其子寔爲副刺史 石勒
纂嚴將襲王浚而猶豫未發張賓曰夫襲人者當出其
不意今軍嚴經日而不行豈非畏劉琨及鮮卑烏桓爲
吾後患乎勒曰然爲之柰何賓曰彼三方智勇無及將
軍者將軍雖遠出彼必不敢動且彼未謂將軍便能懸
軍千里取幽州也輕軍往返不出二旬藉使彼雖有心
比其謀議出師吾已還矣且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臣實
爲仇敵若脩牋于琨送質請和琨必喜我之服而快浚
之亡終不救浚而襲我也用兵貴神速勿後時也勒曰
吾所未了右矣已了之吾復何疑遂以火宵行至柏人

殺主簿游綸以其兄統在范陽恐泄軍謀故也遣使奉
牋送質于劉琨自陳罪惡請討浚以自效琨大喜移檄
州郡稱己與猗盧方議討勒勒走伏無地求拔幽都以
贖罪今便當遣六脩南襲平陽除僭偽之逆類降知死
之逋羯順天副民翼奉皇家斯乃曩年積誠靈祐之所
致也三月勒軍達易水王浚督護孫緯馳遣白浚將勒
兵拒之游統禁之浚將佐皆曰胡貪而無信必有詭計
請擊之浚怒曰石公來正欲奉戴我耳敢言擊者斬衆
不敢復言浚設饗以待之壬申勒晨至薊北門者開門
猶疑有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塞諸街
巷浚始懼或坐或起勒既入城縱兵大掠浚左右請禦

之浚猶不許勒并其聽事浚乃走出堂皇勒衆執之勒
召浚妻與之並坐執浚立於前浚罵曰胡奴調乃公何
凶逆如此勒曰公位冠元台手握疆兵坐觀本朝傾覆
曾不救援乃欲自尊爲天子非凶逆乎又委任姦貪殘
虐百姓賊害忠良毒徧燕土此誰之罪也使其將王洛
生以五百騎先送浚于襄國浚自投于水束而出之斬
于襄國市勒殺浚麾下精兵萬人浚將佐等爭詣軍門
謝罪饋賂交錯前尚書裴憲從事中郎荀綽獨不至勒
召而讓之曰王浚暴虐孤討而誅之諸人皆來慶謝二
君獨與之同惡將何以逃其戮乎對曰憲等世仕晉朝
荷其榮祿浚雖凶麤醜猶是晉之藩臣故憲等從之不敢

有貳明公苟不脩德義專事威刑則憲等死自其分又何逃乎請就死不拜而出勒召而謝之待以客禮綽昂之孫也勒數朱碩棗嵩等以納賄亂政爲幽州患責游統以不忠所事皆斬之籍浚將佐親戚家貲皆至巨萬惟裴憲荀綽止有書百餘表鹽米各十餘斛而已勒曰吾不喜得幽州喜得二子以憲爲從事中郎綽爲參軍分遣流民各還鄉里勒停薊二日焚浚宮殿以故尚書燕國劉翰行幽州刺史戍薊置守宰而還孫緯遮擊之勒僅而得免勒至襄國遣使奉王浚首獻捷于漢漢以勒爲大都督督陝東諸軍事驃騎大將軍東單于增封十二郡勒固辭受二郡而已劉琨請兵於拓跋猗盧以

擊漢會稽盧所部雜胡萬餘家謀應石勒猗盧悉誅之不果赴琨約琨知石勒無降意乃大懼上表曰東北八州勒滅其七先朝所授存者惟臣勒據襄國與臣隔山朝發夕至城塢駭懼雖懷忠憤力不從願耳劉翰不欲從石勒乃歸段匹磾匹磾遂據薊城王浚從事中郎陽裕耽之兄子也逃犇令支依段疾陸眷會稽朱左車魯國孔纂泰山胡毋翼自薊逃犇昌黎依慕容廆是時中國流民歸廆者數萬家廆以冀州人爲冀陽郡豫州人爲成周郡青州人爲營丘郡并州人爲唐國郡初王浚以邵續爲樂陵太守屯厭次浚敗續附於石勒勒以續子乂爲督護浚所署勃海太守東萊劉胤弃郡依續謂

續曰凡立大功必杖大義君晉之忠臣柰何從賊以自
汙乎會段匹磾以書邀續同歸左丞相睿續從之其人
皆曰今棄勒歸匹磾其如又何續泣曰我豈得顧子而
爲叛臣哉殺異議者數人勒聞之殺又續遣劉胤使江
東睿以胤爲參軍以續爲平原太守石勒遣兵圍續匹
磾使其弟文鴛救之勒引去 襄國大饑穀二升直銀
一斤肉一斤直銀一兩 杜弼將王直襲陶侃於休障
侃奔灑中周訪救侃擊弼兵破之 夏五月西平武穆
公張軌寢疾遣令文武將佐務安百姓上思報國下以
寧家己丑軌薨長史張璽等表卅子寔攝父位 漢中
山王曜趙染寇長安六月曜屯渭汭染屯新豐索綝將

兵出拒之染有輕絀之色長史曾徽曰晉之君臣自知
強弱不敵將致死於我不可輕也染曰以司馬摸之彊
吾取之如拉朽索絀小賢豈能汙吾馬蹄刀刃邪晨帥
輕騎數百逆之曰要當獲絀而後食絀與戰于城西染
兵敗而歸悔曰吾不用曾徽之言以至此何面目見之
先命斬徽徽曰將軍愚復以取敗乃復忌前害勝誅忠
良以逞忿猶有天地將軍其得死於枕席乎詔加索絀
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錄尚書承制行事曜染復與
將軍彫凱帥衆數萬向長安麴允逆戰於馮翊允敗收
兵夜襲凱營凱敗死曜乃還攻河內太守郭默于懷列
三屯圍之默食盡送妻子爲質請糴於曜糴畢復嬰城

固守曜怒沈默妻子于河而攻之默欲投李矩於新鄭
矩使其甥郭誦迎之兵少不敢進會劉琨遣參軍張肇
帥鮮卑五百餘騎詣長安道阻不通還過矩營矩說肇
使擊漢兵漢兵望見鮮卑不戰而走默遂帥眾歸矩漢
主聰召曜還屯蒲阪 秋趙染攻北地麴允拒之染中
弩而死 石勒始命州郡閱實戶口戶出帛二匹穀二
斛 冬十月以張寔爲都督涼州諸軍事涼州刺史西
平公 十一月漢主聰以晉王粲爲相國大單于摠百
揆粲少有雋才自爲宰相驕奢專恣遠賢親佞嚴刻復
諫國人始惡之 周勰以其父遺言因吳人之怨謀作
亂使吳興功曹徐馥矯稱叔父丞相從事中郎札之命

收合徒衆以討王導乃協豪傑翕然附之孫皓族人弼亦起兵於廣德以應之

三年春正月徐馥殺吳興太守表瑋有衆數千欲奉周札爲主札聞之大驚以告義興太守孔侃總知札意不同不敢發馥黨懼攻馥殺之孫弼亦死札子續亦聚衆應馥左丞相睿議發兵討之王導曰今少發兵則不足以平寇多發兵則根本空虛續族弟黃門侍郎廷忠果有謀請獨使廷往足以誅續睿從之廷晝夜兼行至郡將入遇續於門謂續曰當與君共詣孔府君有所論續不肯入廷牽逼與俱坐定廷謂孔侃曰府君何以置賊在坐續衣中常置刀即操刀逼廷廷叱郡傅教吳曾格

殺之。廷因欲誅勰，札不聽，委罪於從兄邵而誅之。廷不歸家省母，遂長驅而去。母狼狽追之，睿以札爲吳興太守，廷爲太子右衛，率以周氏、吳之豪望，故不窮治。撫勰如舊。詔平東將軍宋哲屯華陰，成主雄立，后任氏二月丙子以琅邪王睿爲丞相，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南陽王保爲相國，荀組爲太尉，領豫州牧，劉琨爲司空，都督并冀幽三州諸軍事，琨辭司空不受。南陽王模之敗也，都尉陳安往歸，卅子保於秦州保命，安將千餘人討叛羌，寵待甚厚，保將張春疾之，譖安云有異志，請除之，保不許。春輒伏刺客以刺安，安被創，馳還隴城，遣使詣保，貢獻不絕。詔進拓跋猗盧爵爲代王，置官

屬食代常山二郡倚盧請并州從事鴈門莫含於劉琨
琨遣之含不欲行琨曰以并州單弱吾之不材而能自
存於胡羯之間者代王之力也吾傾身竭貲以長子爲
質而奉之者庶幾爲朝廷雪大耻也卿欲爲忠臣柰何
惜共事之小誠而忘徇國之大節乎往事伏王爲之腹
心乃一州之所賴也含遂行倚盧甚重之常與參大計
倚盧用灋嚴國人犯灋者或舉部就誅老幼相攜而行
人問何之曰往就死無一人敢逃匿者 王敦遣陶侃
甘卓等討杜弼前後數十戰弼將士多死乃請降於丞
相睿睿不許弼遺南平太守應詹書自陳昔與詹共討
樂鄉本同休戚後在湘中懼死求生遂相結聚儻以舊

交之情爲明枉直使得輸誠盟府則列義徒或北清中原或西取李雄以贖前愆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詹爲啓呈其書且言弼益州秀才素有清望爲鄉人所逼今悔惡歸善乞命使撫納以息江湘之民睿乃使前南海太守王運受弼降赦其反逆之罪以弼爲巴東監軍弼旣受命諸將猶攻之不已弼不勝憤怒遂殺運復反遣其將杜弘張彥殺臨川內史謝摛遂陷豫章三月周訪擊彥斬之弘犇臨賀 漢大赦改元建元 兩血於漢東宮延明殿太弟義惡之以問大傅崔瑋太保許遐瑋遐說義曰主上往日以殿下爲太弟者欲以安衆心耳其志在晉王父矣王公已下莫不希旨附之今復以晉

王為相國羽儀威重踰於東宮萬機之事無不由之諸
王皆置營兵以為羽翼事勢已去殿下非徒不得立也
朝夕且有不可測之危不如早為之計今四衛精兵不減
五千相國輕佻正煩一刺客耳大將軍無日不出其營
可襲而取餘王竝幼固易奪也苟殿下有意二萬精兵
指顧可得政行入雲龍門宿衛之士孰不倒戈以迎殿
下者大司馬不慮其為異也義弗從東宮舍人荀裕告
瑋遐勸義謀反漢主聰收瑋遐於詔獄假以他事殺之
使冠威將軍卜抽將兵監守東宮禁義不聽朝會義憂
懼不知所為上表乞為庶人并除諸子之封褒美晉王
請以為嗣抽抑而弗通

漢青州刺史曹窋盡得齊魯

間郡縣自鎮臨淄有衆十餘萬臨河置戍石勒表稱嶷
有專據東方之志請討之漢主聰恐勒滅嶷不可復制
弗許聰納中護軍靳準二女月光月華立月光爲上皇
后劉貴妃爲左皇后月華爲右皇后左司隸陳元達極
諫以爲竝立三后非禮也聰不悅以元達爲右光祿大
夫外示優崇實奪其權於是太尉范隆等皆請以位讓
元達聰乃復以元達爲御史大夫儀同三司月光有穢
行元達奏之聰不得已廢之月光慙恚自殺聰恨元達
夏四月大赦 六月盜發漢霸杜二陵及薄太后陵
得金帛甚多朝廷以用度不足詔收其餘以實內府
辛巳大赦 漢大司馬曜攻上黨八月癸亥敗劉琨之

衆於襄垣曜欲進攻陽曲漢主聰遣使謂之曰長安未
平宜以爲先曜乃還屯蒲阪陶侃與杜弼相攻弼使
王貢出挑戰侃遙謂之曰杜弼爲益州小吏盜用庫錢
父死不犇喪卿本佳人何爲隨之天下寧有白頭賊邪
貢初橫脚馬上聞侃言斂容下脚侃知可動復遣使諭
之截髮爲信貢遂降於侃弼衆潰遁走道死侃與南平
太守應詹進克長沙湘州悉平丞相睿承制赦其所部
進王敦鎮東大將軍加都督江揚荆湘交廣六州諸軍
事江州刺史敦始自選置刺史以下寢益驕橫初王如
之降也敦從弟稜愛如驍勇請敦配已麾下敦曰此輩
險悍難畜汝性狷急不能容養更成禍端稜固請乃與

之稜置左右甚加寵遇如數與軫諸將角射爭鬪稜杖
之如深以為恥及軫潛畜異志稜每諫之軫怒其異己
密使人激如令殺稜如因閑宴請劍舞為歡稜許之如
舞劍漸前稜惡而呵之如直前殺稜軫聞之陽驚亦捕
如誅之 初朝廷聞張光死以侍中第五猗為安南將
軍監荆梁益寧四州諸軍事荊州刺史自武關出杜曾
迎猗於襄陽為兄子娶猗女遂聚兵萬人與猗分據漢沔陶
侃既破杜弢乘勝進擊曾有輕曾之志司馬魯恬諫曰凡戰當
先料其將今使君諸將無及曾者未易可逼也侃不從進圍曾
於石城曾軍多騎兵密開門突侃陳出其後反擊之侃兵死者
數百人曾將趨順陽下馬拜侃生辭而去時荀崧都督荊州江

北諸軍事屯宛曾引兵圍之崧兵少食盡欲求救於故
吏襄城太守石覽崧小女灌年十三帥勇士數十人踰
城突圍夜出且戰且前遂達覽所又為崧書求救於南
中郎將周訪訪遣子撫帥兵三千與覽共救崧曾乃遁
去曾復致牋於崧求討丹水賊以自效崧許之陶侃遺
崧書曰杜曾凶狡所謂鷓鴣食母之物此人不死州土
未寧足下當識吾言崧以宛中兵少藉曾為外援不從
曾復帥流亡二千餘人圍襄陽數日不克而還 王粲
嬖人吳興錢鳳疾陶侃之功屢毀之侃將還江陵欲詣
粲自陳朱伺及安定皇甫方回諫曰公入必不出侃不
從既至粲留侃不遣左轉廣州刺史以其從弟丞相軍

詔祭酒麋爲荊州刺史荊州將吏鄭攀馬雋等詣躬上
書留侃躬怒不許攀等以侃始滅大賊而更被黜衆情
憤惋又以麋忌戾難事遂帥其徒三千人屯滇口西迎
杜曾麋爲攀等所襲犇于江安杜曾與攀等北迎第五
猗以拒麋麋督諸軍討曾復爲曾所敗躬意攀承侃風
旨被甲持矛將殺侃出而復還者數四侃正色曰使君
雄斷當裁天下何此不決乎因起如廁諮議參軍梅陶
長史陳頌言於躬曰周訪與侃親姻如左右手安有斷
人左手而右手不應者乎躬意解乃設盛饌以餞之侃
便夜發躬引其子瞻爲參軍初交州刺史顧祕卒州人
以祕子壽領州事帳下督梁碩起兵攻壽殺之碩遂專

制交州王機自以盜據廣州恐王敦討之更求交州會
杜弘詣機降敦欲因機以討碩乃以降杜弘為機功轉交
州刺史機至鬱林碩迎前刺史脩則子湛行州事以拒
之機不得進乃更與杜弘及廣州將温邵交州秀才劉
沈謀復還據廣州陶侃至始興州人皆言宜觀察形勢
不可輕進侃不聽直至廣州諸郡縣皆已迎機矣杜弘
遣使偽降侃知其謀進擊弘破之遂執劉沈於小桂遣
督護許高討王機走之機病死于道高掘其尸斬之諸
將皆請乘勝擊温邵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
一函紙自定耳乃下書諭之邵懼而走追獲於始興杜
弘詣王敦降廣州遂平侃在廣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

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荅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
優逸恐不堪事故自勞耳王躬以杜弘為將寵任之

九月漢主聰使大鴻臚賜石勒弓矢策命勒為陝東伯
得專征伐拜刺史將軍守宰封列侯歲盡集上漢大

司馬曜寇北地詔以麴允為大都督驃騎將軍以禦之
冬十月以索綝為尚書僕射都督宮城諸軍事曜進拔

馮翊太守梁肅犇萬年曜轉寇上郡麴允去黃白城軍
于靈武以兵弱不敢進帝屢徵兵於丞相保保左右皆

曰蝮虺螫手壯士斷腕今胡寇方盛且空斷隴道以觀
其變從事中郎裴詵曰今虺已螫頭頭可斷乎保乃以

鎮軍將軍胡崧行前鋒都督須諸軍集乃發麴允欲奉

帝往就保索綝曰保得天子必逞其私志乃止於是自
長安以西不復貢奉朝廷百官饑乏採稻以自存涼
州軍士張冰得璽文曰皇帝行璽獻於張寔僚屬皆賀
寔曰是非人臣所得留遣使歸於長安

四年春正月司徒梁芬議追尊吳王晏右僕射索綝等
引魏明帝詔以爲不可乃贈太保謚曰孝漢中常侍

王沈宣懷中宮僕射郭猗等皆寵幸用事漢主聰游宴
後宮或三日不醒或百日不出自去冬不視朝政事一
委相國粲唯殺生除拜乃使沈等入白之沈等多不白
而自以其私意決之故勲舊或不叙而姦佞小人有數
日至二千石者軍旅歲起將士無錢帛之賞而後宮之

家賜及僮僕動至數千萬沈等車服第舍踰於諸王子
弟中表爲守令者三十餘人皆貪殘爲民害斬準闔宗
諂事之郭猗與準皆有怨於大弟義猗謂相國粲曰殿
下光文帝之世孫主上之嫡子四海莫不屬心柰何欲
以天下與太弟乎且臣聞太弟與大將軍謀因三月上
巳大宴作亂事成許以主上爲太上皇大將軍爲皇太
子又許衛軍爲太單于二主處不疑之地竝握重兵以此
舉事無不成者然二王貪一時之利不顧父兄事成之
後主上豈有全理殿下兄弟固不待言東宮相國單于
當在武陵兄弟何肯與人也今禍期甚迫宜早圖之臣
屢言於主上主上篤於友愛以臣刀鋸之餘終不之信

願殿下勿泄密表其狀殿下儻不信臣言可召大將軍
從事中郎王皮衛軍司馬劉惔假之恩意許其歸首以
問之必可知也粲許之猗密謂皮惔曰二王逆狀主上
及相國具知之矣卿同之乎二人驚曰無之猗曰茲事
已決吾憐卿親舊并見族耳因歔歔流涕二人大懼叩
頭求哀猗曰吾爲卿計卿能用之乎相國問卿卿但云
有之若責卿不先啓卿即云臣誠負死罪然仰惟主上
寬仁殿下敦睦苟言不見信則陷於誣譖不測之誅故
不敢言也皮惔許諾粲召問之二人至不同時而其辭
若一粲以爲信然斬準復說粲曰殿下宜自居東宮以
領相國使天下早有所繫今道路之言皆云大將軍衛

將軍欲奉太弟為變期以季春若使太弟得天下殿下
無容足之地矣祭曰為之柰何準曰人告太弟為變主
上必不信宜緩東宮之禁使賓客得往來太弟雅好待
士必不以此為嫌輕薄小人不能無迎合太弟之意為
之謀者然後下官為殿下露表其罪殿下收其賓客與
太弟交通者考問之獄辭既具則主上無不信之理也
祭乃命卜抽引兵去東宮少府陳休左衛將軍卜崇為
人清直素惡沈等雖在公座未嘗與語沈等深疾之侍
中卜幹謂休崇曰王沈等勢力足以回天地卿輩自料
親賢孰與竇武陳蕃休崇曰吾輩年踰五十職位已崇
唯欠一死耳死於忠義乃為得所安能俛首佞眉以事

闔賢乎去矣卜公勿復有言二月漢主聰出臨上秋閣
命收陳休卜崇及特進綦母達太中大夫公師或尚書
王琰田歆大司農朱諧竝誅之皆官官所惡也卜幹泣
諫曰陛下方側席求賢而一旦戮卿大夫七人皆國之
忠良無乃不可乎藉使休等有罪陛下不下之有司暴
明其狀天下何從知之詔尚在臣所未敢宣露願陛下
熟思之因叩頭流血王沈叱幹曰卜侍中欲拒詔乎聰
拂衣而入免幹爲庶人太宰河間王易大將軍勃海王
敷御史大夫陳元達金紫光祿大夫西河王延等皆詣
闕表諫曰王沈等矯弄詔旨欺誣日月內諂陛下外佞
相國威權之重俟於人主多樹姦黨毒流海內知休等

忠臣爲國盡節恐發其姦狀故巧爲誣陷陛下不察遽加極刑痛徹天地賢愚傷懼今遺晉未殄巴蜀不賓石勒謀據趙魏曹疑欲王全齊陛下心腹四支何處無患乃復以沈等助亂誅巫咸戮扁鵲臣恐遂成膏肓之疾後雖救之不可及已請免沈等官付有司治罪聰以表示沈等笑曰羣兒爲元達所引遂成癡也沈等頓首泣曰臣等小人過蒙陛下識拔得洒掃閨閣而王公朝士疾臣等如讎又深恨陛下願以臣等膏鼎鑊則朝廷自然雍穆矣聰曰此等狂言常然卿何足恨乎聰問沈等於相國粲粲盛稱沈等忠清聰悅封沈等爲列侯太宰易又詣闕上疏極諫聰大怒手壞其疏三月易忿恚而

卒易素忠直陳元達倚之爲援得盡諫諍及卒元達哭
之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悴吾旣不復能言安用默默
苟生乎歸而自殺 初代王猗盧愛其少子比延欲以
爲嗣使長子六脩出居新平城而黜其母六脩有駿馬
日行五百里猗盧奪之以與比延六脩來朝猗盧使拜
比延六脩不從猗盧乃坐比延於其步輦使人導從出
遊六脩望見以爲猗盧伏謁路左至乃比延六脩慙怒
而去猗盧召之不至大怒帥衆討之爲六脩所敗猗盧
微服逃民間有賤婦人識之遂爲六脩所弒拓跋普根
先守外境聞難來赴攻六脩滅之普根代立國中太亂
新舊猜嫌迭相誅滅左將軍衛雄信義將軍箕澹久佐

猗盧為衆所附謀歸劉琨乃言於衆曰聞舊人忌新人
悍戰欲盡殺之將柰何晉人及烏桓皆驚懼曰死生隨
二將軍乃與琨質子遵帥晉人及烏桓三萬家馬牛羊
十萬頭歸于琨琨大喜親詣平城撫納之琨兵由是復
振夏四月普根卒其子始生普根母惟氏立之 張寔
下令所部吏民有能舉其過者賞以布帛羊米賊曹佐
高昌隗瑾曰今明公為政事無巨細皆自決之或興師
發令府朝不知萬一違失謗無所分羣下畏威受成而
已如此雖賞之千金終不敢言也謂宜少損聰明凡百
政事皆延訪羣下使各盡所懷然後采而行之則嘉言
自至何必賞也寔悅從之增瑾位三等寔遣將軍王該

帥步騎五千入援長安且送諸郡貢計詔拜寔都督陝
西諸軍事以寔弟茂為秦州刺史 石勒使石虎攻劉
演于廩丘幽州刺史段匹磾使其弟文鴛救之虎拔廩
丘演犇文鴛軍虎獲演弟啓以歸 寧州刺史王遜嚴
猛喜誅殺五月平夷太守雷炤平樂太守董霸帥三千
餘家叛降於成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漢
大司馬曜圍北地太守麴昌大都督麴允將步騎三萬
救之曜繞城縱火煙起蔽天使反閒給允曰郡城已陷
往無及也衆懼而潰曜追敗允於碯石谷允犇還靈武
曜遂取北地允性仁厚無威斷喜以爵位悅人新平太
守竺恢始平太守楊像扶風太守竺爽安定太守焦嵩

皆領征鎮杖節加侍中常侍村塢主帥小者猶假銀青將軍之號然恩不及下故諸將驕恣而士卒離怨關中危亂允告急於崔嵩嵩素侮允曰須允困當救之曜進至涇陽渭北諸城悉潰曜獲建威將軍魯充散騎常侍梁緯少府皇甫陽曜素聞充賢募生致之既見賜之酒曰吾得子天下不足定也充曰身為晉將國家喪敗不敢求生若蒙公恩速死為幸曜曰義士也賜之劍令自殺梁緯妻辛氏美色曜召見將妻之辛氏大哭曰妾夫已死義不獨生且一婦人而事二夫明公又安用之曜曰貞女也亦聽自殺皆以禮葬之漢主聰立故張后侍婢樊氏為上皇后三后之外佩皇后璽綬者復有七人

嬖寵用事刑賞紊亂大將軍數數涕泣切諫聰怒曰汝
欲乃公速死邪何以朝夕生來哭人數憂憤發病卒河
東平陽大蝗民流殍者什五六石勒遣其將石越帥騎
二萬屯并州招納流民歸之者二十萬戶聰遣使讓
勒勒不受命潛與曹嶷相結 八月漢大司馬曜逼長
安 九月漢主宴羣臣於光極殿引見太弟义义容貌
憔悴鬢髮蒼然涕泣陳謝聰亦爲之慟哭乃縱酒極歡
待之如初 焦嵩竺恢宋哲皆引兵救長安散騎常侍
華輯監京兆馮翊弘農上洛四郡兵屯霸上皆畏漢兵
彊不敢進相國保遣胡崧將兵入援擊漢大司馬曜於
靈臺破之崧恐國威復振則麴索勢盛乃帥城西諸郡

兵屯渭北不進遂還槐里曜攻陷長安外城麴允索綝
退守小城以自固內外斷絕城中饑甚米斗直金二兩
人相食死者大半亡逃不可制唯涼州義衆千人守死
不移太倉有麴數十甍麴允屑之爲粥以供帝旣而亦
盡冬十一月帝泣謂允曰今窮厄如此外無救援當忍
恥出降以活士民因歎曰誤我事者麴索二公也使侍
中宗敞送降牋於曜索綝潛留敞使其子說曜曰今城
中食猶足支一年未易克也若許綝以車騎儀同萬戶
郡公者請以城降曜斬而送之曰帝王之師以義行也
孤將兵十五年未嘗以詭計敗人必窮兵極勢然後取
之今索綝所言如此天下之惡一也輒相爲戮之若兵

食審未盡者便可勉強固守如其糧竭兵微亦空早寤
天命甲午宗敞至曜營乙未帝乘羊車肉袒銜璧輿櫬
出東門降羣臣號泣攀車執帝手帝亦悲不自勝御史
中丞馮翊吉卽歎曰吾智不能謀勇不能死何忍君臣
相隨北面事賊虜乎乃自殺曜焚櫬受璧使宗敞奉帝
還宮丁酉遷帝及公卿以下於其營辛丑送至平陽壬
寅漢主聰臨光極殿帝稽首於前麴允伏地慟哭扶不
能起聰怒囚之允自殺聰以帝爲光祿大夫封懷安侯
以大司馬曜爲假黃鉞大都督督陝西諸軍事太宰封
秦王大赦改元麟嘉以麴允忠烈贈車騎將軍謚節愍
侯以索綝不忠斬于都市尚書梁允侍中梁濬等及諸

郡守皆為曜所殺華輯犇南山

干寶論曰昔高祖

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時而起性深阻有若城府而能
寬綽以容納行數術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於是百姓
與能大象始構世宗承基太祖繼業咸黜異圖用融前
烈至于世祖遂享皇極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弛
寬而能斷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于時有天下
無窮人之諺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民樂其生矣武皇
既崩山陵未乾而變難繼起宗子無維城之助師尹無
具瞻之貴朝為伊周夕成桀跖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
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戎羯
稱制二帝失尊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

苟且之政多也夫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昔之有天下者所以能長久用此道也周自后稷愛民十六王而武始君之其積基樹本如此其固今晉之興也其創基立本固異於先代矣加以朝寡純德之人鄉之不貳之老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蕩爲辯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爲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是以劉頌屢言治道傳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共嗤點以爲灰塵矣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

情慝犇於貨欲之塗選者爲人擇官官者爲身擇利世
族貴戚之子第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風塵皆犇競
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眞著崇讓而莫之省子
雅制九班而不得用其婦女不知女工任情而動有逆
于舅姑有殺戮妾媵父兄弟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禮
灋刑政於此太壞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故
觀阮藉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純賈充之爭
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思郭
欽之謀而寤戎狄之有釁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
之邪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民風國勢
旣已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猶懼致亂況

我惠帝以放蕩之德臨之哉懷帝承亂得位羈以彊臣
愍帝犇播之後徒守虛名天下之勢旣去非命世之雄
才不能復取之矣

石勒圍樂平太守韓據于坵城
據請救於劉琨琨新得拓跋猗盧之衆欲因其銳氣以
討勒箕澹衛雄諫曰此雖晉民久淪異域未習明公之
恩信恐其難用不若且內收鮮卑之餘穀外抄胡賊之
牛羊閉關守險務農息兵待其服化感義然後用之則
功無不濟矣琨不從悉發其衆命澹帥步騎二萬爲前
驅琨屯廣牧爲之聲援石勒聞澹至將逆擊之或曰澹
士馬精彊其鋒不可當不若且引兵避之深溝高壘以
挫其銳必獲萬全勒曰澹兵雖衆遠來疲弊號令不齊

何精彊之有今寇敵垂至何可捨去大軍一動豈易中
還若澹棄我之退而逼之顧逃潰不暇焉得深溝高壘
乎此自亡之道也立斬言者以孔萇爲前鋒都督令三
軍後出者斬勒據險要設疑兵於山上前設二伏出輕
騎與澹戰陽爲不勝而走澹縱兵追之入伏中勒前後
夾擊澹軍大破之獲鎧馬萬計澹雄帥騎千餘犇代郡
韓據棄城走并土震駭 十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司空長史李弘以并州降石勒劉琨進退失據不知
所爲段匹磾遣信邀之己未琨帥衆從飛狐犇薊匹磾
見琨甚相親重與之結婚約爲兄弟勒分徙陽曲樂平
民于襄國置守宰而還孔萇攻箕澹于代郡殺之萇等

攻賊帥馬嚴馮腊久而不克司冀弁充流民數萬戶在
遼西迭相招引民不安業勒問計於濮陽侯張賓賓曰
嚴腊本非公之深仇流民皆有戀本之志今班師振旅
選良牧守使招懷之則幽冀之寇可不日而清遼西流
民將相帥而至矣勒乃召萇等歸以武遂令李回爲易
北督護兼高陽太守馬嚴士卒素服回威德多叛嚴歸
之嚴懼而出走赴水死馮腊帥其衆降回徙居易京流
民歸之者相繼於道勒喜封回爲弋陽子增張賓邑千
戶進位前將軍賓固辭不受 丞相睿聞長安不守出
師露次躬擐甲胄移檄四方刻日北征以漕運稽期丙
寅斬督運令史淳于伯刑者以刀拭柱血逆流上至柱

未二丈餘而下觀者咸以爲寃丞相司直劉隗上言伯
罪不至死請免從事中郎周筵等官於是右將軍王導
等上疏引咎請解職睿曰政刑失中皆吾闇塞所致一
無所問隗性剛訐當時名士多被彈劾睿率皆容貸由
是衆怨皆歸之南中郎將王含躬之兄也以族彊位顯
驕傲自恣一請參佐及守長至二十許人多非其才隗
劾奏含文致甚苦事雖被寢而王氏深忌疾之 丞相
睿以邵續爲冀州刺史續女壻廣平劉遐聚衆河濟之
間睿以遐爲平原內史托跋普根之子又卒國人立其
從父鬱律

資治通鑑卷第九十

端聖學兼翰釋讀學朝散表讓表章殿撰權判書留學堂舊國河郡國侯魯王夏魯

封精龜蓋虞臣寫光奉

勅編集

晉紀十二

一起強圍赤奮若盡著
雍攝提格凡二二年

中宗元皇帝上

建武元年春正月漢兵東略弘農太守宋哲犇江東

黃門郎史淑侍御史王冲自長安犇涼州稱愍帝出降

前一日使淑等齋詔賜張寔拜寔大都督涼州牧侍中

司空承制行事且曰朕已詔琅邪王時攝大位君其協

贊琅邪共濟多難淑等至姑臧寔大臨三日辭官不受

初寔叔父肅為西海太守聞長安危逼請為先鋒入援

寔以其老弗許及聞長安不守肅悲憤而卒寔遣太府
司馬韓璞撫戎將軍張閔等帥步騎一萬東擊漢命討
虜將軍陳安故太守賈騫隴西太守吳紹各統郡兵爲
前驅又遺相國保書曰王室有事不忘投軀前遣賈騫
瞻公舉動中被符命敕騫還軍俄聞寇逼長安胡崧不
進麴允持金五百請救於崧遂決遣騫等進軍度嶺會
聞朝廷傾覆爲忠不遂憤痛之深死有餘責今更遣璞
等唯公命是從璞等卒不能進而還至南安諸羌斷路
相持百餘日糧竭矢盡璞殺車中牛以饗士泣謂之曰
汝曹念父母乎曰念念妻子乎曰念念欲生還乎曰欲從
我令乎曰諾乃鼓譟進戰會張閔帥金城兵繼至夾擊

大破之斬首數千級先是長安謠曰秦川中血沒腕唯
有涼州倚柱觀及漢兵覆關中氏羌掠隴右雍秦之民
死者什八九獨涼州安全 二月漢主聰使從弟暢帥
步騎三萬攻滎陽太守李矩屯韓王故壘相去七里遣
使招矩時暢兵猝至矩未及爲備乃遣使詐降於暢暢
不復設備大饗食渠帥皆醉矩欲夜襲之士卒皆懼矩
乃遣其將郭誦禱於子產祠使巫揚言曰子產有教當
遣神兵相助衆皆踊躍爭進矩選勇敢千人使誦將之
掩擊暢營斬首數千級暢僅以身免 辛巳宋哲至建
康稱受愍帝詔令丞相琅邪王睿統攝萬機三月琅邪
王素服出次舉哀三日於是西陽王羨及官屬等共上

尊號王不許叢等固請不已王慨然流涕曰孤罪人也
諸賢見逼不已當歸琅邪耳呼私奴命駕將歸國叢等
乃請依魏晉故事稱晉王許之辛卯即晉王位大赦改
元始備百官立宗廟建社稷有司請立太子王愛次子
宣城公衷欲立之謂王導曰立子當以德導曰世子宣
城俱有卽雋之美而世子年長王從之丙辰立世子紹
爲王太子封衷爲琅邪王奉恭王後仍以衷都督青徐
兗三州諸軍事鎮廣陵以西陽王叢爲太保封譙剛王
遜之子承爲譙王遜宣帝之弟子也又以征南大將軍
王敦爲大將軍江州牧揚州刺史王導爲驃騎將軍都
督中外諸軍事領中書監錄尚書事丞相左長史刁協

爲尚書左僕射右長史周顛爲吏部尚書軍諮祭酒賀
循爲中書令右司馬戴淵王邃爲尚書司直劉隗爲御
史中丞行參軍劉超爲中書舍人參軍事孔愉長兼中
書郎自餘參軍悉拜奉車都尉掾屬拜駙馬都尉行參
軍舍人拜騎都尉王敦辭州牧王導以敦統六州辭中
外都督賀循以老病辭中書令王皆許之以循爲太常
是時承喪亂之後江東草創刁協父官中朝諳練舊事
賀循爲世儒宗明習禮學凡有疑議皆取決焉 劉琨
段匹磾相與歃血同盟期以翼戴晉室辛丑琨檄告華
夷遣兼左長史右司馬溫嶠匹磾遣左長史榮邵奉表
及盟文詣建康勸進嶠羨之弟子也嶠之從母爲琨妻

琨謂嶠曰晉祚雖衰天命未改吾當立功河朔使卿延
譽江南行矣勉之王以鮮卑大都督慕容廆為都督遼
左雜夷流民諸軍事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廆不受
征虜將軍魯昌說廆曰今兩京覆沒天子蒙塵琅邪王
承制江東為四海所係屬明公雖雄據一方而諸部猶
阻兵未服者蓋以官非王命故也謂空通使琅邪勸承
大統然後奉詔令以伐有罪誰敢不從處士遼東高詡
曰霸王之資非義不濟今晉室雖微人心猶附之空遣
使江東示有所尊然後杖大義以征諸部不患無辭矣
廆從之遣長史王濟浮海詣建康勸進 漢相國粲使
其黨王平謂太弟乂曰適奉中詔云京師將有變空衷

甲以備非常義信之命宮臣皆衷甲以居粲馳遣告靳
準王沈準以白漢主聰曰太弟將爲亂已衷甲矣聰大
驚曰寧有是邪王沈等皆曰臣等聞之久矣屢言之而
陛下不之信也聰使粲以兵圍東宮粲使準沈收氐羌
酋長十餘人窮問之皆懸首高格燒鐵灼目酋長自誣
與義謀反聰謂沈等曰吾今而後知卿等之忠也當念
知無不言勿恨往日言而不用也於是誅東宮官屬及
義素所親厚準沈等素所憎怨者大臣數十人阮士卒
萬五千餘人夏四月廢義爲北部王粲尋使準賊殺之
義形神秀爽寬仁有器度故士心多附之聰聞其死哭
之慟曰吾兄弟止餘二人而不相容安得使天下知吾

心邪氏羌叛者甚衆以斬準行車騎大將軍討平之
五月壬午日有食之 六月丙寅溫嶠等至建康王導
周顛庾亮等皆愛嶠才爭與之交是時太尉豫州牧荀
組冀州刺史邵續青州刺史曹疑寧州刺史王遜東夷
校尉崔毖等皆上表勸進王不許 初流民張平樊雅
各聚衆數千人在譙爲塢主王之爲丞相也遣行參軍
譙國相宣往說平雅平雅皆請降及豫州刺史祖逖出
屯蘆洲遣參軍殷乂詣平雅乂意輕平視其屋曰可作
馬廐見大鑊曰可鑄鐵器平曰此乃帝王鑊天下清平
方用之柰何毀之又曰卿未能保其頭而愛鑊邪平大
怒於坐斬乂勒兵固守逖攻之歲餘不下乃誘其部將

謝浮使殺之。逖進據太丘樊，雅猶據譙城，與逖相拒。逖攻之不克，請兵於南中郎將王含。相宣時爲含參軍，含遣宣將兵五百助逖。逖謂宣曰：「卿信義已著於彼，今復爲我說雅，宣乃單馬從兩人詣雅。」曰：「祖豫州方欲平蕩劉石，倚卿爲援，前躬又輕薄，非豫州意也。」雅即詣逖降。逖旣入譙城，石勒遣石虎圍譙。王含復遣相宣救之。虎解去，逖表宣爲譙國內史。己巳，晉王傳檄天下，稱石虎敢帥犬羊渡河，縱毒今遣琅邪王裒等九軍，銳卒三萬，水陸四道徑造賊場，受祖逖節度，尋復召裒還建康。秋七月，大旱，司冀并青雍州大蝗，河汾溢漂千餘家。漢主聰立晉王粲爲皇太子，領相國大單于，摠攝朝政。

如故大赦

段匹磾推劉琨為大都督檄其兄遼西公

疾陸眷及叔父涉復辰弟末杯等會于固安共討石勒

末杯說疾陸眷涉復辰曰以父兄而從子弟恥也且幸

而有功匹磾獨收之吾屬何有哉各引兵還琨匹磾不

能獨留亦還薊以荀組為司徒八月漢趙固襲衛

將軍華薈於臨穎殺之初趙固與長史周振有隙振

密譖固於漢主聰李矩之破劉暢也於帳中得聰詔令

暢既克矩還過洛陽收固斬之以振代固矩送以示固

固斬振父子帥騎一千來降矩復令固守洛陽鄭攀

等相與拒王廩衆心不壹散還橫桑口欲入杜曾王粲

遣武昌太守趙誘襄陽太守朱軌擊之攀等懼請降杜

曾亦請擊第五猗於襄陽以自贖廩將赴荊州留長史
劉浚鎮揚口壘竟陵內史朱伺謂廩曰曾猾賊也外示
屈服欲誘官軍使西然後兼道龍襄揚口耳宜大部分未
可使西廩性矜厲自用以伺爲老怯遂西行曾等果還
趨揚口廩乃遣伺歸裁至壘卽爲曾所圍劉浚自守北
門使伺守南門馬雋從曾來攻壘雋妻子先在壘中或
欲皮其面以示之伺曰殺其妻子未能解圍但益其怒
耳乃止曾攻陷北門伺被傷退入船開船底以出沈行
五十步乃得免曾遣人說伺曰馬雋德卿全其妻子今
盡以卿家內外百口付雋雋已盡心收視卿可來也伺
報曰吾年六十餘不能復與卿作賊吾死亦當南歸妻

子付汝裁之乃就王廙於甄山病創而卒戊寅趙誘朱
軌及陵江將軍黃峻與曾戰於女觀湖誘等皆敗死曾
乘勝徑造沔口威震江沔王使豫章太守周訪擊之訪
有衆八千進至沌陽曾銳氣甚盛訪使將軍李恒督左
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曾先攻左右甄訪於陣後
射雉以安衆心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
鼓趙誘子胤將父餘兵屬左甄力戰敗而復合馳馬告
訪訪怒叱令更進胤號哭還戰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
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敕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
曾兵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犇赴曾遂大
潰殺千餘人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曾驍勇能

戰向者彼勞我逸故克之空及其衰乘之可滅也乃鼓
行而進遂定漢沔曾走保武當王廙始得至荊州訪以
功遷梁州刺史屯襄陽 冬十月丁未琅邪王衷薨
十一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丁卯以劉琨爲侍中太尉
征南軍司戴邈上疏以爲喪亂以來庠序隳廢議者
或謂平世尚文遭亂尚武此言似之而實不然夫儒道
深奧不可倉猝而成比天下平泰然後脩之則廢墜已
久矣又貴遊之子未必有斬將搴旗之才從軍征戍之
役不及盛年使之講肄道義良可惜也世道久喪禮俗
日弊猶火之消膏莫之覺也今王業肇建萬物權輿謂
空篤道崇儒以勵風化王從之始立太學 漢主聰出

史記卷九十一
略以愍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前導見者指之曰此
故長安天子也聚而觀之故老有泣者太子粲言於聰
曰昔周武王豈樂殺紂乎正恐同惡相求爲患故也今
興兵聚衆者皆以子業爲名不如早除之聰曰吾前殺
庾珉輩而民心猶如是吾未忍復殺也且小觀之十二
月聰饗羣臣于光極殿使愍帝行酒洗爵已而更衣又
使之執蓋晉臣多涕泣有失聲者尚書郎隴西辛賓起
抱帝大哭聰命引出斬之趙固與河內太守郭默侵漢
河東至絳右司隸部民犇之者三萬餘人騎兵將軍劉
勳追擊之殺萬餘人固默引歸太子粲帥將軍劉雅生
等步騎十萬屯小平津固揚言曰要當生縛劉粲以贖

天子粲表於聰曰子業若死民無所望則不為李矩趙
固之用不攻而自滅矣戊戌愍帝遇害於平陽粲遣雅
生攻洛陽固犇陽城山是歲王命課督農功二千石
長吏以入穀多少為殿最諸軍各自佃作即以為稟
氏王揚茂搜卒長子難敵立與少子堅頭分領部曲難
敵號左賢王屯下辨堅頭號右賢王屯河池河南王
吐谷渾卒吐谷渾者慕容廆之庶兄也父涉歸分戶一
千七百以隸之及廆嗣位二部馬關廆遣使讓吐谷渾
曰先公分建有別柰何不相遠異而令馬有關傷吐谷
渾怒曰馬是六畜鬪乃其常何至怒及於人欲遠別甚
易恐後會為難耳今當去汝萬里之外遂帥其衆西徙

鬼悔之遣其長史乙郇婁馮追謝之吐谷渾曰先公嘗稱卜筮之言云吾二子皆當彊盛祚流後世我孽子也理無並大今因馬而別殆天意乎遂不復還西傳陰山而居屬永嘉之亂因度隴而西據洮水之西極于白蘭地方數千里鮮卑謂兄爲阿干鬼追思之爲之作阿干之歌吐谷渾有子六十人長子吐延嗣吐延長大有勇力羌胡皆畏之

大興元年春正月遼西公疾陸眷卒其子幼叔父涉復辰自立段匹磾自薊往犇喪段末杯宣言匹磾之來欲爲篡也匹磾至右北平涉復辰發兵拒之末杯乘虛襲涉復辰殺之并其子弟黨與自稱單于迎擊匹磾敗之

匹磾走還薊 三月癸丑愍帝凶問至建康王斬纒居
廬百官請上尊號王不許紀瞻曰晉氏統絕於今二年
陛下當承大業顧望宗室誰復與讓若光踐大位則神
民有所憑依苟爲逆天時違人事大勢一去不可復還
今兩都燔蕩宗廟無主劉聰竊號於西北而陛下方高
讓於東南此所謂揖讓而救火也王猶不許使殿中將
軍韓績徹去御坐瞻叱績曰帝坐上應列星敢動者斬
王爲之改容奉朝請周嵩上疏曰古之王者義全而後
取讓成而後得是以享世長久重光萬載也今梓宮未
返舊京未清義夫泣血士女遑遑空開延嘉謀訓卒厲
兵先雪社稷大恥副四海之心則神器將安適哉由是

忤旨出爲新安太守又坐怨望抵罪嵩顛之弟也丙辰
王卽皇帝位百官皆陪列帝命王導升御牀共坐導固
辭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大赦改
元文武增位二等帝欲賜諸吏投刺勸進者加位一等
民投刺者皆除吏凡二十餘萬人散騎常侍熊遠曰陛
下應天繼統率土歸戴豈獨近者情重遠者情輕不若
依漢法徧賜天下爵於恩爲普且可以息檢覈之煩塞
巧僞之端也帝不從 庚午立王太子紹爲皇太子太
子仁孝喜文辭善武藝好賢禮士容受規諫與庾亮溫
嶠等爲布衣之交亮風格峻整善談老莊帝器重之聘
亮妹爲太子妃帝以賀循行太子太傅周顛爲少傅庾

亮以中書郎侍講東宮帝好刑名家以韓非書賜太子
庾亮諫曰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納之 帝
復遣使授慕容廆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廆辭公爵
不受廆以游邃為龍驤長史劉翔為主簿命邃創定府
朝儀灑裴疑言於廆曰晉室衰微介居江表威德不能
及遠中原之亂非明公不能拯也今諸部雖各擁兵然
皆頑愚相聚宜以漸并取以為西討之資廆曰君言大
非孤所及也然君中朝名德不以孤僻陋而教誨之是
天以君賜孤而祐其國也乃以疑為長史委以軍國之
謀諸部弱小者稍稍擊取之 李矩使郭默郭誦救趙
固屯于洛汭誦潛遣其將耿稚等夜濟河襲漢營漢貝

丘王翼光覘知之以告太子粲請爲之備粲曰彼聞趙固之敗自保不暇安敢來此邪母爲驚馬動將士俄而稚等奄至十道進攻粲衆驚潰死傷大半粲走保陽鄉稚等據其營獲器械軍資不可勝數及旦粲見稚等兵少更與劉雅生收餘衆攻之漢主聰使太尉范隆帥騎助之與稚等相持苦戰二十餘日不能下李矩進兵救之漢兵臨河拒守矩兵不得濟稚等殺其所獲牛馬焚其軍資突圍犇虎牢詔以矩都督河南三郡諸軍事漢蠡斯則百堂災燒殺漢主聰之子會稽王康等二十一人聰以其子濟南王驥爲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齊王勣爲大司徒 焦嵩陳安舉兵逼上邽相

國保遣使告急於張寔寔遣金城太守竇濤督步騎二萬
赴之軍至新陽聞愍帝崩保謀稱尊號破羌都尉張詵
言於寔曰南陽王國之䟽屬忘其大恥而亟欲自尊必
不能成功晉王近親且有名德當帥天下以奉之寔從
之遣牙門蔡忠奉表詣建康比至帝已即位寔不用江
東年號猶稱建興 夏四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加王
勳江州牧王導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導遣八部
從事行揚州郡國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言二千石官
長得失獨顧和無言導問之和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
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察察爲政邪導咨嗟稱善和榮
之族子也 成丞相范長生卒成王雄以長生子侍中

賁爲丞相長生博學多藝能年近百歲蜀人奉之如神
漢中常侍王沈養女有美色漢主聰立以爲左皇后
尚書令王鑒中書監崔懿之中書令曹恂諫曰臣聞王
者立后比德乾坤生承宗廟沒配后土必擇世德名宗
幽閑令淑乃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孝成帝以趙飛
鸞爲后使繼嗣絕滅社稷爲墟此前鑑也自麟嘉以來
中宮之位不以德舉借使沈之弟女刑餘小醜猶不可
以塵汙椒房況其家婢邪六宮妃嬪皆公子公孫柰何
一旦以婢主之臣恐非國家之福也聰大怒使中常侍
宣懷謂太子粲曰鑒等小子狂言侮慢無復君臣上下
之禮其速考實於是收鑒等送市皆斬之金紫光祿大

夫王延馳將入諫門者弗通鹽等臨刑王沈以杖叩之
曰庸奴復能為惡乎乃公何與汝事鹽瞑目叱之曰賢
子滅大漢者正坐汝鼠輩與斬準耳要當訴汝於先帝
取汝於地下治之準謂鹽曰吾受詔收君有何不善君
言漢滅由吾也鹽曰汝殺皇太弟使主上獲不友之名
國家畜養汝輩何得不滅懿之謂準曰汝心如梟鏡必
為國患汝既食人人亦當食汝聰又立宣懷養女為中
皇后 司徒荀組在許昌逼於石勒帥其屬數百人渡
江詔組與太保西陽王羨並錄尚書事 段匹磾之犇
疾陸眷喪也劉琨使其世子羣送之匹磾敗羣為段末
杯所得末杯厚禮之許以琨為幽州刺史欲與之襲匹

磾密遣使齎羣書請琨爲內應爲匹磾邏騎所得時琨
別屯征北小城不知也來見匹磾匹磾以羣書示琨曰
意亦不疑公是以白公耳琨曰與公同盟庶雪國家之
恥若兒書密達亦終不以一子之故負公而忘義也匹
磾雅重琨初無害琨意將聽還屯其弟叔軍謂匹磾曰
我胡夷耳所以能服晉人者畏吾衆也今我骨肉乖離
是其良圖之日若有奉琨以起吾族盡矣匹磾遂留琨
琨之庶長子遵懼誅與琨左長史楊橋等閉門自守匹
磾攻拔之代郡太守辟閭嵩後將軍韓據復潛謀襲匹
磾事泄匹磾執嵩據及其徒黨悉誅之五月癸丑匹磾
稱詔收琨縊殺之并殺其子姪四人琨從事中郎盧諶

崔悅等帥琨餘衆犇遼西依段末杯奉劉羣為主將佐
多犇石勒悅林之曾孫也朝廷以匹磾尚彊冀其能平
河朔乃不爲琨舉哀温嶠表琨盡忠帝室家破身亡空
在褒恤盧謏崔悅因末杯使者亦上表爲琨訟寃後數
歲乃贈琨太尉侍中謚曰愍於是夷晉以琨死故皆不
附匹磾末杯遣其弟攻匹磾匹磾帥其衆數千將犇郃
續勒將石越邀之於鹽山大敗之匹磾復還保薊末杯
自稱幽州刺史初温嶠爲劉琨奉表詣建康其母崔氏
固止之嶠絕裾而去既至屢求返命朝廷不許會琨死
除散騎侍郎嶠聞母亡阻亂不得犇喪臨葬固讓不拜
苦請北歸詔曰凡行禮者當使理可經通今桀逆未梟

諸軍奉迎梓宮猶未得進嶠以一身於何濟其私難而不從王命邪嶠不得已受拜 初曹嶷既據青州乃叛漢來降又以建康懸遠勢援不接復與石勒相結勒授嶷東州大將軍青州牧封琅邪公 六月甲申以刁協爲尚書令荀崧爲左僕射協性剛悍與物多忤與侍中劉隗俱爲帝所寵任欲矯時弊每崇上抑下排沮豪彊故爲王氏所疾諸刻碎之政皆云隗協所建協又使酒放肆侵毀公卿見者皆側目憚之 戊戌封皇子晞爲武陵王 劉虎自朔方侵拓跋鬱律西部秋七月鬱律擊虎大破之虎走出塞從第路孤帥其部落降于鬱律於是鬱律西取烏孫故地東兼勿吉以西士馬精彊雄

於北方 漢主聰寢疾徵大司馬曜爲丞相石勒爲大將軍皆錄尚書事受遺詔輔政曜勒固辭乃以曜爲丞相領雍州牧勒爲大將軍領幽冀二州牧勒辭不受以上洛王景爲大宰濟南王驥爲大司馬昌國公顛爲大帥朱紀爲大傅呼延晏爲太保並錄尚書事范隆守尚書令儀同三司靳準爲大司空領司隸校尉皆迭決尚書奏事癸亥聰卒甲子太子粲即位尊皇后靳氏爲皇太后樊氏號弘道皇后武氏號弘德皇后王氏號弘孝皇后立其妻靳氏爲皇后子元公爲太子大赦改元漢昌葬聰於宣光陵謚曰昭武皇帝廟號烈宗靳太后等皆年未盈二十粲多行無禮無復哀戚靳準陰有異志私

謂粲曰如聞諸公欲行伊霍之事先誅太保及臣以大
司馬統萬機陛下宜早圖之粲不從準懼復使二斬氏
言之粲乃從之收其大宰景大司馬驥驥母弟車騎大
將軍吳王暹太師顓大司徒齊王勣皆殺之朱紀范隆
犇長安八月粲治兵於上林謀討石勒以丞相曜爲相
國都督中外諸軍事仍鎮長安斬準爲大將軍錄尚書
事粲常遊宴後宮軍國之事一決於準準矯詔以從弟
明爲車騎將軍康爲衛將軍準將作亂謀於王延延弗
從馳將告之遇斬康劫延以歸準遂勒兵升光極殿使
甲士執粲數而殺之謚曰隱帝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
東市發永光宣光二陵斬聰屍焚其宗廟準自號大將

軍漢天王稱制置百官謂安定胡嵩曰自古無胡人爲天子者今以傳國函付汝還如晉家嵩不敢受準怒殺之遣使告司州刺史李矩曰劉淵屠各小醜因晉之亂矯稱天命使二帝幽沒輒帥衆扶持梓宮請以上聞矩馳表于帝帝遣太常韓胤等奉迎梓宮漢尚書北宮純等招集晉人堡於東宮靳康攻滅之準欲以王延爲左光祿大夫延罵曰屠各逆奴何不速殺我以吾左目置西陽門觀相國之入也右目置建春門觀大將軍之入也準殺之相國曜聞亂自長安赴之石勒帥精銳五萬以討準據襄陵北原準數挑戰勒堅壁以挫之冬十月曜至赤壁太保呼延晏等自平陽歸之與太傅朱紀等

共上尊號曜即皇帝位大赦惟靳準一門不在赦例改
元光初以朱紀領司徒呼延晏領司空太尉范隆以下
悉復本位以石勒爲大司馬大將軍加九錫增封十郡
進爵爲趙公勒進攻準於平陽巴及羌羯降者十餘萬
落勒皆徙之於所部郡縣漢主曜使征北將軍劉雅鎮
北將軍劉策屯汾陰與勒共討準 十一月乙卯日夜
出高三丈 詔以王勣爲荊州牧加陶侃都督交州諸
軍事勣固辭州牧乃聽爲刺史 庚申詔群公卿士各
陳得失御史中丞熊遠上疏以爲胡賊猾夏梓宮未返
而不能遣軍進討一失也群官不以讎賊未報爲恥務
在調戲酒食而已二失也選官用人不料實德惟在白

望不求才幹惟事請託當官者以治事爲俗吏奉灑爲
苛刻盡禮爲諂諛從容爲高妙放蕩爲達士驕蹇爲簡
雅三失也世之所惡者陸沈泥滓時之所善者翔翔雲
霄是以萬機未整風俗僞薄朝廷羣司以從順爲善相
違見貶安得朝有辨爭之臣士無祿仕之志乎古之取
士敷奏以言今光祿不試甚違古義又舉賢不出世族
用灑不及權貴是以才不濟務姦無所懲若此道不改
求以救亂難矣先是帝以離亂之際欲慰悅人心州郡
秀孝至者不試普皆署吏尚書陳頽亦上言宜漸循舊
制試以經策帝從之仍詔不中科者刺史太守免官於
是秀孝皆不敢行其有到者亦皆託疾比三年無就試

者帝欲特除孝廉已到者官尚書郎孔坦奏議以爲近
郡懼累君父皆不敢行遠郡冀於不試冒昧來赴今若
偏加除署是爲謹身奉灋者失分僥幸投射者得官頽
風傷教恐從此始不若一切罷歸而爲之延期使得就
學則灋均而令信矣帝從之聽孝廉申至七年乃試坦
愉之從子也 斬準使侍中卜泰送乘輿服御請和於
石勒勒囚泰送於漢主曜曜謂泰曰先帝末年實亂大
倫司空行伊霍之權使朕及此其功大矣若早迎大駕
者當悉以政事相委況免死乎卿爲朕入城具宣此意
泰還平陽準自以殺曜母兄沈吟未從十二月左右車
騎將軍喬泰王騰衛將軍斬康等相與殺準推尚書令

靳明爲主遣卜泰奉傳國六璽降漢石勒大怒進軍攻
明明出戰大敗乃嬰城固守 丁丑封皇子煥爲琅邪
王煥鄭夫人之子生二年矣帝愛之以其疾篤故王之
己卯薨帝以成人之禮葬之備吉凶儀服營起園陵功
費甚廣琅邪國右常侍會稽孫霄上疏諫曰古者凶荒
殺禮況今海內喪亂憲章舊制猶宜節省而禮典所無
顧崇飾如是乎竭已罷之民營無益之事殫已困之財
脩無用之費此臣之所不安也帝不從 彭城内史周
撫殺沛國內史周默以其衆降石勒詔下邳內史劉遐
領彭城内史與徐州刺史蔡豹泰山太守徐龕共討之
豹質之玄孫也 石虎帥幽冀之兵會石勒攻平陽靳

明屢敗遣使求救於漢漢主曜使劉雅劉策迎之明帥
平陽士女萬五千人犇漢曜西屯粟邑收斬氏男女無
少長皆斬之曜迎其母胡氏之喪於平陽葬于粟邑號
曰陽陵謚曰宣明皇太后石勒焚平陽宮室使裴憲石
會脩永光宣光二陵收漢主粲已下百餘口葬之置戍
而歸 成梁州刺史李鳳數有功成主雄兄子稚在晉
壽疾之鳳以巴西叛雄自至涪使太傅驤討鳳斬之以
李壽爲前將軍督巴西軍事